

大生沪所是大生档案的形成主体

□朱江

大生档案,主要是大生沪所形成的档案。大生沪所是大生纱厂驻沪办事机构的统称。



淮海实业银行



大生档案,主要是大生沪所形成的档案。大生沪所是大生纱厂驻沪办事机构的统称。大致在1896年3月中旬,筹建中的大生纱厂设立大生上海公所,暂寓上海福州路广丰洋行内,之后不断改名和迁址,最终于1953年撤销。

大生沪所从大生纱厂的派出机构,最后发展为大生第一、第二、第三纺织公司在上海的办事机构,它在运作的过程中自然会形成、积累这三家公司的档案。大生第一、第二、第三纺织公司一直是生大系统的核心,尽管大生第二纺织公司1935年破产清算,但第一、第三公司依然是大生系统的中坚力量。张謇所创的企业、文化和慈善机构数量很多,覆盖面又广,为什么大生沪所形成的档案能基本反映大生系统发展的概貌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两方面来考察。

首先是从大生沪所的性质和承担的任务角度看,大生沪所参与大生系统机构的创设,并为后续的发展提供支持,在此过程中形成相关的档案。

大生沪所设立时,大生纱厂尚在集资阶段,唐家闸的厂房还没有建设,大生沪所负责大生纱厂资金的筹措,聘请外国工程师,置办大生纱厂所需的各种机器和物料,把官府投入的纺

纱机器从上海运送到南通,与江海沟通,为通州师范学校聘请教师,购买图书、设备等。“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1896—1907)”已经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远远突破单纯一个企业的范畴,而成为反映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资本管理和运营,以及张謇从一位传统士绅到一个领时代风气的企业家转变的珍贵文献。

随着大生纱厂不断盈利,张謇声名鹊起,他和创业团队在投身实业的基础上,进而发展教育、从事慈善和公益事业。在这个过程中,上海起到独特的作用。上海是张謇所创各项事业资金的主要募集地、技术和人才的核心来源地、设备和燃料的集中采购地,同时也是张謇从事早期现代化探索的思想启迪处。大生沪所是张謇将大生纱厂以及之后创办的一系列单位与上海紧密联系起来的关键纽带。随着南通现代化的进程,大生沪所甚至成为南通在上海的窗口。大生沪所有效地加强了南通与上海之间的资金、人才、信息的交流。

作为孵化器的大生沪所,自然形成和保存与其有关联的大生系统单位的档案。这些后起的单位,大都是依托大生第一、第三公司的资金带动发展起来的,也依靠大生沪所筹措资金

和购买物料,甚至许多单位的股东会会议和董事会都是在上海召开的。1920年开业的淮海实业银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家总部在南通的区域性银行是张謇等人创办的,根据现有史料,淮海实业银行筹备工作至少在1918年就已经开始。1918年5月30日的《申报》第7版《实业银行开会记》中记载,1918年5月24日召开淮海实业银行第二次发起人会议。这次会议确定拟议中的银行定名为“淮海实业银行”,股本100万元,在通沪两地设立筹备处,发起人公推张謇、张謇为筹备主任。上海筹备处由筹备主任委托大生沪所所长吴寄尘办理。

大生沪所对淮海实业银行创立起到的作用,第一是代收股金、代换股票和发息,第二是在上海代购多批次的用品,第三是代办业务,在淮海实业银行上海分行1920年9月17日正式开业前,大生沪所代为承担部分职能。

淮海实业银行在南通总行的档案,已经不见踪影。好在生大档案里,保存大生沪所与淮海实业银行的号信、股东清册、换股票发息清册等,结合南通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形成的相关档案,基本可以勾勒出淮海实业银行的概况。不仅是淮海实业银行,大生沪所几乎为所有的大生系统企事业单位提供服务,会计档案丝毫不漏地记载着往来的费用,细细考察账目,可以提供很多有趣的细节。

张謇注重编纂档案汇编,使得大量大生档案的内容,通过档案汇编的形式得以保存,这是大生档案能基本

揭示大生系统概况的第二个原因。如果仅仅因为大生沪所与众多的大生系统单位发生联系,因而保存相关单位的档案,那还是不足以反映大生企业的全貌的。因为大生沪所保存关联单位的档案,肯定比不上关联单位本身保存的档案数量。纵观大生档案,会发现大生企业的许多重要文件,特别是早年的股东会议记录、董事会记录、合同、往来函件等,原件已经不知所终。大生的核心企业,如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相关档案应该形成并保管于公司本部,可惜动荡的时局下,这些企业本部的档案几乎无存。

好在中华民族一直有着文献编纂的优良传统,使得相当数量的档案,尽管其原件不复存在,但内容流传至今。张謇在大生企业的管理活动中,继承了先辈的做法,先后编纂《通州兴办实业章程》《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等,系统性地保存大生纱厂及相关单位的重要档案。每年度把企业的账略和说略作为单行本印制分发,在当时既是对股东的交代,也是向社会所做的企业形象宣传,客观上起到复制原件内容、增加副本数量的作用。慈善机构的征信录则是对爱心人士褒奖,也是体现善款流向的记录,用于取得社会对从事的慈善事业的信任。历经多年的风雨,后人在没有原件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大生系统单位的情况。这些档案汇编功不可没,能与大生沪所形成的档案相互补充。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老建筑

瞭望台

□程太和

瞭望台,也称“瞭望哨”,百姓称之为“瞭台”。地方志上说,瞭望台的主要任务是监视敌机。也有人说,瞭望台是飞机的航标。但从瞭望台建设的时间上看,监视敌机的说法可能更为可靠。瞭望台大多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而六十年代初期,正是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叫嚣要反攻大陆最凶的时期,我们老家所在地丁所集镇河南大圩上还驻有上海空军高炮部队,每天晚上都有探照灯向天空照射,察看是否有敌机飞来掠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老家所在地方圆20里的地界内有4座瞭望台,分别处在海安县丁所公社陈庄八队、丁所公社新民一队、李堡公社大凌大队、如皋县南凌公社西首十三里港河南。这4座瞭望台,我最熟悉不过的要数丁所陈庄八队的瞭望台了。丁所陈庄八队瞭望台离我家两华里,建于六十年代末,地址选在友谊河南岸的土圩上,高度十多米,是用三角铁焊接上去的高架子,底座大,上部小。顶部有木板铺着的台子,中间有高出台子的木机,最顶部还有可转动的镂空的木桶。高架台子的一角有钢筋焊接成的梯子供人往上攀爬。当年,我们上学时的劳动课到瞭望台附近的生产队拾棉花。劳动课结束后,就溜到“瞭台”那儿游玩了。

“瞭台”那儿,绝对是我们游玩的天堂,吸引力绝不亚于现在城市的儿童游乐园。不玩到天黑,大家是不愿意回家的。从梯子爬到瞭望台顶部,是一个木板的平面。站在木板上远眺,稻田里的禾苗成熟了,田野遍地一片金黄;棉田里的一朵朵棉花被秋风染得像雪花一样洁白,煞是好看。遥望天空,蓝得像一面透明的镜子,远处不时有鸟儿飞翔。因为“瞭台”较高,上面的风比较大,大家站在“瞭台”上,也有一定安全意识,没有人敢在上面打滚。在瞭望台上玩了一会儿,大家纷纷又从顶上下来了。这时我们几个孩子借助瞭望台下面土圩子的地势,玩起了打仗的游戏。一部分人扮演新四军游击队,一部分人扮演鬼子。扮演游击队的占领着瞭望台下面的土圩子,把它假想成险峻的山峰。扮演鬼子的,拿着长长的玉米秆当“三八大盖”,沿着土圩子旁的河坎猫着腰向上爬,当爬到土圩子下面时,游击队员拿着泥块当手榴弹往下扔,或者就直接抓着泥沙扔,弄得鬼子身上全是泥,那还真是一个“惨”字了得。扮演鬼子的乞丐了,他们要求与扮演游击队的调换角色。角色的调换,接下来又是一轮表演。鬼子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如此这般,大家身上都是一身泥。回家的路上,肚子感到饿了,看到农家萝卜田,就到田里拔个萝卜,将萝卜皮剥下后边跑边啃。晚上回家,身上像个泥猴似的,不免受到家长训斥一番。

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田野里还经常能看到这种瞭望台,到了九十年代就看不见了。这也很好理解,现代化战争,这种瞭望台已失去了作用。瞭望台长期在野外锈蚀,还有安全隐患,将其拆除也是理所当然。现在农村再也看不到过去的这种瞭望台了,但我们老家附近瞭望台的那个土圩子还在,基础痕迹还在。那儿现在是农民长的湖桑。

历史人物

沙元炳的几位直系先人

□彭伟

沙元炳的十世祖是沙树榆(1704—1759),字宛社,号定斋,兄弟十人,行五,国学生,考授州吏目。沙树榆天性纯孝。父亲沙潜龙及母亲梁氏在世时及去世后,沙树榆都很孝顺他们。每逢忌辰,他都会悲伤痛哭不息。他侍奉庶母割肫人很细致。孺人赞他一片真诚。纯孝之誉,乡人没有不认同的。他友爱兄弟,处理家事,恩义为重,态度和蔼,从不发怒。每族族人聚集,他总要语重心长地说:天下事往往成于勤苦,败于逸乐。兄弟之间,就怕疏起萧墙。乡亲遇到困难,无论关系亲疏,他总要竭力相助。遇到孤寡病人,他更加怜悯。县衙需要修学教荒,他都积极参与捐资,不辞辛苦。知县云间李棠、沿海陈琨等人都与沙树榆相交,引为知己。沙树榆与人相交,从无二心,经济上更不肯占便宜。小时候,他习惯围着二老。人入中年,父母双亡,他前往北京,考授征仕郎加赠儒林郎,不久返回如皋,积善行德,教育儿子,终老如皋。

沙元炳先生为如皋沙氏十五世,其直系祖宗十一世至十四世依次为沙利仁、沙增龄(1771—1854)、沙晴淑(1798—1873)、沙宝臣(1828—1914)。

家史稽古,整理上述沙元炳十位先祖的传记,熟悉沙元炳史料的读者,不难发现沙元炳的众多优秀品质的形成,都受到先人的影响。沙元炳先生曾作《如皋沙氏家集序》,文中直接涉及沙维庸、沙钟麟、沙潜龙、沙增龄的事迹。文中,沙元炳还曾提及“考之谱牒,稽之邑志”。因此,沙元炳对于先祖事迹,应该有所了解,才会受到影响。

纵观十位传主生平,沙家至如,起初为军儒,生活艰辛,后来变为富庶人家,受益于家风的传承:1.重视教育,家学相传,像三世祖为孙辈聘请老师,监督教学;像沙增龄曾为青阳县教谕(即教育局长)。时至民国沙元炳及其堂弟沙元渠,先后在如创办学校上百所。2.为人清廉,为民实干,像沙潜龙为民请愿,反对增设盐场;像沙淳为民请愿,按照实际田亩缴赋。沙元炳为人也很实干,亲手创办多家实业,造福乡梓。3.热心乡里,不计钱财,像沙潜龙处处捐钱:建义学,修文庙,浚城河;像沙淳不看祖上留下的财产。沙元炳也是如此,他不仅捐款支持慈善实业,而且创办公立医院等,提出“人有余力,是谓让财”的理念。4.忠厚待人,家庭和睦,像沙钟麟整顿家务,要求家人和睦相处;沙树榆友善待客;沙钟麟受到从弟连累,破财消灾,从无抱怨。沙元炳的成功,正因为他的和睦及真诚,吸引了沙元渠、陈端、黄家政等多位人才的支持。有此四点,沙元炳显然深受家风影响。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地名掌故

南通市区的古桥梁

□王士明

在南通的历史上,除了有绕城而过的护城河外,城内还有纵横交错,与濠河相贯通的市河,流贯城内东西,分流于南北。从宋代到明代的数百年间,为了给来往行人、车马提供方便,这些市河上还架有二十余座长短不一、材料各异、造型不同、各式各样的桥梁。桥与街巷相连接,使街巷、道路四通八达。

据明清两代的《通州志》载,南通市区的古桥梁约有二十余座,大多建在当时的市河上。从西水关往东有展龙桥、横桥、市桥、平政桥、崔家桥、泮宫桥。平政桥在州治南(今十字街南),建于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由郡人刘义等建造,当时的名称为平政桥。明正统年间(1436—1449),郡人陈敏等在桥上添造了一座亭子,供过往者小憩。万历四年(1576),知州林云程将这座木结构的桥改造为石桥,此时距建桥初已有近六百年了。到了清康熙九年(1670),知州王廷机重新建造,改其名为平政桥。雍正四年(1726),此时通州已升格为直隶州,领有泰兴、如皋两县,知州白映棠,乾隆十七年(1752)知州王继祖相继维修过这座桥梁。该桥距今已有千余年历史了。崔家桥建于宋建炎年间(1127—1130),由郡人崔敦熙建造,故名。泮宫桥,位于泮宫前,又名文津桥。泮指古代天子、诸侯举行宴会或射礼的宫殿,后来也指学校。明嘉靖五年(1526)判官乔祺建。

广福桥。玉带桥,因靠近尚书李敬的宅地,故名。明洪武中(1383年左右)建造。玉带桥南边为凤凰桥。

自崔家桥偏西往北有大圣桥、察院桥、乐家桥、丁家桥、仓河桥。大圣桥,位于城隍庙东,旧时有大圣庙,因此得名。该桥又名文武桥,这主要是由于这座桥靠近学宫与守御所,故名。宋代淳熙八年(1181)郡人王觉寿建。察院桥,旧名中正桥,在试院东,唐总章二年(669)土人张景芳建。这大概是南通市区内最早建造的一座古代桥梁。北为乐家桥,元正二年(1342)郡人周茂等建。明天启元年(1621),名医陈实功改建为石桥。关于这座桥,有一个传说:清代康熙年间,因名医陈实功治好江苏巡抚慕天颜母亲的重病,而改建成了石头桥。实际上早在明代,长桥就是石穹桥了。当时这座桥与城内其他石桥相比确是最长,这座建于元代的桥历史也很长。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四月,倭寇入侵,乘通州疏于防备突然登陆,长驱直入逼近通州城壕。通州城东西南三面都遭焚掠。幸亏老百姓奋起抗争,协助官兵把州城守住。由于位于

城南的长桥是石穹桥,桥面几乎与城头同高,一旦倭寇进至桥上,守军便失去居高临下的优势。于是,当时驰援前来的兵备副使李天宠,一到通州即下令拆除长桥的穹石,改用木板铺成平桥,以利守卫,这就是长桥由石穹桥成为平桥的由来。至于说到长桥的传说,毕竟是传说。事实是,慕天颜任江苏巡抚时在清康熙十三年(1674)前后,而陈实功则逝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前后,因此陈实功绝不会在去世30多年后再去为慕母治病。不过传说尽管不是史实,但本身也有其现实性,正是因为有了陈实功那样高尚的医品医德和高超的医术医技和长桥的改建,才有了长桥的传说。

望仙桥,位于通济桥(长桥)南。元至正六年(1346),郡人赵公明建。明成化中(约1476年左右),郡人徐宗重建。该桥有一个传说,这在清代王肇所著的《州乘一览·卷三》中有载:“望仙桥,燕真人尝卧此得名,真人名幻,世代未详。嗜酒,醉卧州南城楼,云雾中与神仙遇,由是纵浪江湖,麻衣垂髻,往来池阳间,后归通州。或与寸帛尺布,举一衲上,寒暑不易。军山多蛇虎,人不敢至,结茅其上,置丹炉药灶甚安之。后构庵城南,尝出门,恶少启其门,则见其坐床,惊而退,后至洪州不疾而逝,举棺甚轻,启视惟草履耳。”后人将“仙桥云影”列为“崇川八景”之一。

明代建造的桥梁较多,其中具有特色的,除了展龙桥、玉带桥、凤凰桥、

拱辰桥、玄武桥外,还有三元桥、端平桥。三元桥位于城南,建于明崇祯年间(1628—1644),为三孔石桥。桥下的三孔与水中倒影汇成三元,寓南通出状元、会元、解元之意。端平桥,明洪武二年(1369),郡人王寿寿建,长六七米,宽四米。正统年间(1436—1449),知州刘復、孙徽,万历九年(1581—1582)知州冯祖禹相继修筑。康熙五十五年(1716),总兵施而宽、知州刘士麒重修。明代郡人陈尧专门写了一篇《端平桥记》:“通城之西,去城一里许,曰西河。……河东西横绝十余丈,上有桥,名曰端平桥,巖然高起。徙众之往来,车舆之出入,罔不遵是者,故要津也。创自洪武初年,迄今垂二百余。……至万历之庚辰(1580),岁大旱,水大溢,滔滔东折洪汛奔突而数百里之水皆由兹下,因而入江,波涌水溢势不可遏。桥越岁久易圯,由是而无端平桥矣。”越明年辛巳(1581),冯祖禹来通州任知州,主持重建端平桥,时在十月。到第二年(1582年)秋方告竣工。“兹桥之成,青霓跨汉,长江卧波,波涛直走,急流无壅,而东者、舆者、骑者、徒而步者,莫不欣欣诵大夫之功。”“大夫”即知州冯祖禹。

通州城护城河东西门各有钓(吊)桥一座。西钓桥南为西水关桥,又西为起凤桥,即丰乐桥,旧名积善桥,明天顺年间(1457—1464)郡人陈昂改建为石桥。

新中国成立后,东吊桥改名为友谊桥,西吊桥改名为和平桥,两座桥成了南通市区主干道人民路上的重要桥梁,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